

集部

鶴山集卷六十二

宋　魏了翁　撰

跋

跋虞泰公祺所撰杜府君與權墓銘

府君余之妻之高伯祖也雅善虞泰公其葬也泰公為銘其墓且親為書府君為人不問可知後六十有六年余守潼川府君之曽孫闕仲攜以相示因嘆前輩講學於利善之分文行之序率委曲致意凡以淑州里而攝

友朋務在可傳不為苟作今公之閒孫剛簡率用是說蓋遠有端緒云

跋楊少卿子謨所題趙子安一經閣詩

謂籯金不若一經此鄒魯諺語也近聖人之世之居皆未遠也其詞氣已全不類鄒魯閒語雖當時魯之大儒如夏侯長公輩亦不過以取青紫教授諸生蓋自漢武設科射策勸趨利祿後學所志大抵若此況於俚諺自無足責至於他邦以及後世又從可知而經生學士往往

摘此語以訓子孫惟今棘卿楊侯獨推明六經妙用以約之於身而後方信籯金非所樂此大與魯諺本指不同必嘗從事於斯者而後知是是理之亶然

跋張魏公帖

公自紹興十六年因天申節繳進無逸篇遂有連州之役至二十年移永二十五年秦檜卒而後公有出殿豫章之命則太夫人尋亦不待養矣此數帖正在連州時崎嶇險側有人所不堪而即其自處則從容自得藹然

有孝敬忠信之意蓋白駒考槃人也嗚呼所謂讀易者誦說訓詁云乎哉

跋江宗愽致仕帖

古所謂七十而致仕者乃約而言之耳然而豈必七十仕止久速皆惟其時何謂時止其所而不忘慊於中而無餒則時也江君蓋審於是矣願與同志者共講焉

跋賡漢趙燮論語說

自秦漢以後爲語孟者何翅千有餘家稽合同異參訂

外訛亦云粗備極於二程先生以後聖賢之心蓋已暴白庶幾無復餘憾矣廣漢趙君燮一日以語說一篇示余為之喟然嘆曰聖人之道如彼衢尊之不禁有味之而知其旨樂焉而不厭者矣又有得其涓滴而知好之者有不知而唾棄弗顧者今趙君為之躊躇四顧蓋亦知其可好者充之而至於樂焉則更以勉之

跋杜忠可孝嚴曾祖節範處士告

封贈非古也而可以植世教厚民德慰孝子慈孫之心

則雖先王未之有也而固可義起然而自一世至三世猶可以例取無賢不肖一也乃若追錫號榮如沖靖史氏者義起之中又有義焉使非其祖孫之賢則下不敢以請上不輕以予今寶田公以縣佐而賜號至處士少常公以庶僚而追崇及曾祖則又加於史氏一等非其祖孫皆有以自致而能然乎猗其盛哉雖然禮所謂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夫其敬身而不敢易也則所以報其先者又將出於號榮之外少

常其知此矣

書潼川柳彦養墓碑陰

先天之學秦漢而後惟魏伯陽闚見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圖南始發其秘一再傳而為邵子建圖著書以示人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皆生於心嗚呼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邵子以易觀心而得乎心滯於易則象數文字然耳得乎心則天地萬物與我一本也邵氏死而失其傳迨漢上朱氏及朱文公蔡元

定始申其說吾鄉觀物張公行成亦嘗推本邵氏說為通變經世諸書故今鄉父兄往往有能道之者余雖生晚亦幸得與聞乎此然師友之功未能浹洽蓄疑蘊惑罕所質問來守潼川乃得郡人柳振坤其父申錫先天太極諸書以示余自一歲一月一日一身皆有圖說至於九疇會極中央立極中星合極復分晝而附益之又作三易圖說十卷以探羲文孔氏之秘而上下經六十四卦卦為二圖以釋其義嗚呼是區區者奚所為而然

哉身既隱矣明既喪矣非以釣名干澤也自陰陽五行星歷氣候反覆參驗以求之心凡以自明耳矣余既不及與柳君接其說有余所弗及余所偶同又有余所欲言於君者皆不得而相與可否焉既以恨恨又嘆夫世之有志於學而不見之於人槁項黄馘以死者多矣然其書固不與俱亡也葬有日吾友度周卿為銘其墓振坤更欲求余語以識諸碑陰振坤之所以稱美愛録者亦既無所不盡矣雖然洞洞乎屬屬乎如執玉如奉盈

如將失之振坤苟於是焉求之以不隊考志焉茲其爲稱美愛錄也不旣多乎尚懋敬之

跋游景仁侶所藏裴紹業告

自周之季封爵文書皆以印璽合是則亡以爲信而此告所用印乃以東都尚書兵部之印爲文特進尚書右僕射下有在京二字當是在東都所給告耳然印文自尚之二字外率於篆法不合東不從木而平其上下都不從邑而已上爲口書不從曰而其下爲日如兵部印

三字則乃若傳摹失真者更無一筆可取唐士大夫於書法極工而此獨不合當闕之以俟知者

跋康節先生答富韓公柬

溫公歷年圖起共和之庚申汔顯德己未上下凡千有八百年以治平元年書成上送則邵子年五十有四富公年六十有一矣帖謂公亦以謂失之鄙夫亦以謂失之是富公先有所可否而康節答之也前輩講學不倦聞善相告聞過相規若此用能進則有以尊主庇民退

有以扶世立教也

跋賜潞京恤刑詔

猗其盛哉此天地生物之仁而堯舜三王之所以治天下國家我祖宗所以祈天永命之張本也熙寧始更舊制紹聖又以元祐所常行而改之小人挾其私意壞法亂紀而併與此廢之予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之知治體者寧無告于吾君而復行之者乎

跋康節與韓康公唱和詩

惟古於文必已出而先生此詩全用韓文公送李愿序意豈人心之所同固不嫌於相襲邪先生雖不為公卿得時行道而發明先後天之奥約之於事必踐於形所以淑時賢而啓來哲為斯世治理之助其為公卿不既多乎

跋秦伯鎮兵部問易康節書

衆人以易觀易而滞於易先生以易觀心而得乎心其方圓圖皇極經世諸書消息隂陽之幾貫融内外之分

蓋洙泗而後絶學也其見於擊壤諸詩造次顛沛無非此理之發焉者是何嘗有隱於人特秦伯鎮鄭揚庭章子厚諸公不足以知之耳先生嘗語鄭曰山川風俗人情物理有益吾學者必取諸焉秦曰道滿天下何物不有豈容人關鍵耶先生字字言言莫非推赤心以置人腹中亦幸夫人之得其傳彼沈存中謂竟不知何術旣不足以語此邵子文亢其父於太高而待人太薄亦知汙者也

跋康節詩

理明義精則肆筆脫口之餘文從字順不煩繩削而合彼月煅季煉於詞章而不知進焉者特秋虫之吟朝菌之媚爾

跋呂文靖公試卷真蹟

文靖公三相仁宗以才識稱其卓卓可記者如納夫書於方中與夫止玉清營繕正章懿喪禮却契丹借兵罷宦寺監軍杜母后專政之漸謹人主御楼之拜發郡國

建學宗正睦親之議此非無素者所能辦雖與范歐異論晚年乃能同心戮力以扶王室是宜子孫之傳自惠穆正獻而後滎陽右丞中書駕部代有顯人至成公而以學問名世與宋靡已猗其盛哉此我太祖　太宗之德也科舉特為之梯航耳

跋青神杜才叔和歸去來詞

三馬食曹叔夜有宜去之書一龍禪宋淵明興歸來之歎然而淵明雖勇退而能雝容不迫若將微罪行者視

叔夜之闕直而輕慍殆有間矣史載淵明之去在義熙三年以其時考之蓋宋高祖殺劉仲文之歲昭明所謂恥復屈身異代者為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而為此悻悻哉而古今罕有能發之者杜君此文作於蜀盜未平之日其尚淵明之心乎某昔守君之鄉顧不及識君嘉定十五年九月避逅其子安石於臨安始見是作因推本昔人所未發者識諸篇末而歸其書杜氏

跋端明程公振謚剛愍議

自吾有寇難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唐聖任及梅陳程安四從臣皆死節之著者其次蔣興祖死於陽武張子固死於隆德朱彥明數人死於震威郭滸朱友恭死於涇原又其次則忍死於外而卒能自明者不可勝數嗚呼王呂始禍章蔡諸人成之皆以七秩八秩之年生都將相沒保首領若死者則不必皆所用者也詩曰如彼泉流淪胥以敗亦足以發千古之一嘆

跋張忠獻公所與張忠簡閣三帖

張忠獻公再相首薦張忠簡及虞忠肅陳正獻王文忠汪端明皆可備執政劉忠肅胡忠簡諸公可備風憲然大抵皆紹興末年所與同志叶謀者也自戊午議和胡忠簡以言語得罪十有八年之間竄逐者相望而能於此時誦言義不可和者如張忠獻之三十餘疏如張忠簡累千百言則尤難其人然則二公蓋又同為人所難能也功之成不成天實為之而著明大義炳若日星使

為人子為人臣者莫不曉然知其分之所當止茲其有功又惡可以淺近計哉此帖盖隆興癸未督府所書時六十有七距卒之日纔一年耳嗚呼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真可敬仰也

跋三傅祠記行狀

余始識正夫於都城閤奚自曰茲湖楊氏也閤袖一編書過余盖南城之人祠其先君子若伯仲父茲湖為之記潔齋袁氏書之其諸父行實縣其後俾余識之余謂

南城之人奉嘗夫三子者於傳氏子弟何與期有以告之而未能也他日又以兹湖問答相視其間有遺其伯氏道夫書云天乎吾道之亨乎自兩極夢奠雖漢之黄叔度唐楊文簡公未知淺深本朝濂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伊川未覺道夫昆仲皆覺余憮然自失千載一門可謂盛矣兹其為顯揚不旣多乎而求諸人以為信無乃有外之心與正夫其終覺焉

跋吳正憲公充帖

正憲以其從子留獄得罪諭之使歸夫獄之不修雖執政之從子有不得免焉祖宗所以祈天永命此其推也後二帖則余亡友宋正仲之説已得之猶恨有闕遺者如謂壻為郎謂叔父為叔叔母為嬸等語皆漢魏以後流俗稱道求其義而不得者雖士大夫亦不免襲訛踵陋當併出之以識世變云

跋吴正肅公育帖

諸賢所題無復遺恨獨念靖康之禍故家文獻半為煨

塵吳氏世居浦城中又諸子皆位通顯而手澤亦無有存者今其曽孫所藏四帖皆自外得之亦可嘆矣夫

又帖

此帖所稱希深以詩中有謝家郎之句故皆指為謝希深且希深以正字卒於寳元今為故希深舍人而正肅為西臺在嘉祐間其事偶亦相符然後帖乃彷彿有王大字不知誰塗之而墨痕如新或曰安知非稱三丈邪然希深乃賔客之長子不在第三未知果為誰也當考

跋盧氏正歲會拜録

古者比閭族黨之法修則有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若吉凶賓射之器服民不能自為也則主集者以里布屋粟之物為之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讀法屬之飲酒以維持護養之其詳密若此盖盈宇宙間無尺地一民之不相聯絡者所以共明命而厚同體也而況於吾宗族乎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士大夫而知此則上治

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由根心以枝葉必不忍薄其所厚疏其所親者自王制壞敬宗收族之義不明歴漢魏以後雖閭有重氏族爭門戸立廟院修宗會等事班班見於史冊而利欲重爍親疏厚薄之等有不得其本心者多矣先儒所以欲收世族欲復小宗欲立譜法蓋深有感於世道之變者而卒亦不能行因同年友盧申之以其族正歳會拜録相示歆慕咨嘆使人孝敬之心油油翼翼然不能已敬以所聞書於下方且以自勉云

跋鄭資政剛中遺事

余嘗過利州登鄭公思耕亭未嘗不撫事嘆息也守襄陽者多矣歐公記峴山亭獨稱羊叔子守廣漢者豈無他人而劉夢得李文饒諸人獨稱房次律凡名實殽於毁譽向背變於死生皆不足以定是非至於歲月浩瀚情偽寂寥而著乎斯人之心獨隱然與所寓俱存斯其為人不問可知然則士之所以為可傳者將在此不在彼夫

跋李清臣奏疏

李定黄履諸人固不足多道常夷甫晚節亦鄙賤可笑其欲追帝孔子何但知聖人汙也淇水翁雖與元祐諸公異論而此疏非喜為異者追今百五十有一年歷觀人物品第判若黑白吾黨亦可以自儆矣

跋沈國録煥淳熙八年太學私試策問

右之仕二為貧為道而已為貧焉則苟以禄仕然非飢餓不能出門戶不為也亦有飢餓而不肯為者矣夫苟

為道則立乎人之本朝大將行其道次猶欲行其言否則去之雖窮乏者得我且不為也況妻妾宮室乎此義久矣不明沈公乃能招諸生而誨之人主不以為忤宰相趙文定亟稱之此人心之所同也不知位司成職言責者獨何人而斷斷魚斤切齗根肉不可否之三曰包羞其象曰位不當也三以陰柔居上自知不當其位亦赧亦作赧然不能自安然則彼斷斷者夫非盡人之子與後四十有四年臨邛魏了翁撫卷太息書而歸其子省曾

跋晏元獻公帖晏大正自跋以文定致仕為康定二年康定無二年也以公撿傅樞使為慶歷初亦差

案公康定元年三月自三司使除刑書知密院厥九月以撿校太傅刑書充使慶歷二年七月加檢尉平章三年三月以行刑書為集賢相而李文定公由彰信之節除宮傅致仕則慶歷二年七月也然則前二帖其康定之元與慶歷之二年乎後帖半幅所謂五十年作官苦學猶自步步事事共人商量此語尤可玩昔人謂至微助

業有難立儘大功名或易為元獻公流聞光顯吾嘗以其行於家人父子間者觀之

跋朱文公所與輔漢卿帖

亡友漢卿端方而沈硕文公深所許與往來書帖當不止此然其懷人憂世勸學興善之心於此亦可畧見矣所謂當此時節立得脚定者亦難其人況更向上事邪文公之所望於學者葢若此吾黨盍知所儆發云

跋李肩吾從周所書損益二卦

李伯謙每誦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訓以自儆李肩吾為書損益二卦以贈其歸又以修裕名所居堂而屬余書之嗚呼觀山高澤下之象以懲忿窒慾不其修乎觀風行雷迅之象以遷善改過不其裕乎修所以自克也裕則復於禮矣二者易之要義伯謙勉之

跋顔魯公争帖

魚朝恩擠郭令公於元載揺相里造侵王縉一時權燄熏灼若此魯公秉義以奪其驕至今幾五百年尚凛凛

有生意徜其偉與但其間稱譽朝恩數十言大半於行間增入豈猶未免於危行言孫邪

米南宮云絳有顔氏守一圖書且顔字以彦彦从文从厂下三畫則當在文字之旁而移於厂下者也今印文从产从仌書字下从者今從曰

跋胡復半埜詩藳

右之為文皆以德盛仁熟流於既溢之餘故雖肆筆脱口而動中音節非特歌詩為然也禮辭易象亦莫不然

自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與世之以聲律為文者傅會牽合始與事不相儷文人才士習焉而不之察也縉雲胡復亨道攜詩編過余請序其篇端余以未有雅素辭焉亨道求之不已余觀昔人盖有序他人文集者矣如蕭穎士之於李翰權德輿之於陸贄劉禹錫之於柳宗元李漢之於韓愈皆以其行成言立故為紀述其事以傳世示後耳今亨道年三十餘如沃朶夭楚未已方將而遽以一編自畫乎姑試一言以謝勤辱他日再見當申

此義以覘進學之候嗚呼亨道其亦以余言為然乎

跋朱文公所與任伯起樞密柬

前帖論處己接物之要曰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後帖論讀書作文之要曰平心熟看自見滋味嗚呼旨哉斯言聖賢所謂勿正勿忘勿助長所謂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安資深者皆是義也賢者宜有以精體而篤踐焉

跋陳了齋辯王荆公日録

古人之學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初無二本自本諸身至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俟諸後聖亦是一理今曰不適政事却深於經術又曰其人節行過人甚多舍如其說是能格物致知能正心誠意而不能以行之天下國家本諸身矣而於庶民且不合三王後聖天地鬼神從可知也此理曉然易知而能惑世誣民於十九年間以養成亂本又能使紹聖以後守其說而莫之改嗚呼天不欲使斯世平治邪何了齋諸人辯章累疏而莫一省也後了齋之

死一百三年臨卭魏某撫卷太息而書其後

跋趙清敏公墨蹟

此軸大槩惟公廉二字皆士大夫所當為者自義理不競貨物成習清敏高風邈不可及嗚呼亦足以悲夫

跋蘇文定公帖

蘇氏兄弟平生大節在於臨死生利害而不可奪其厚於報知己勇於疾非類則歷熈豐祐聖之變如一日而後知世之以文詞知二蘇者末也此祭文書疏凡八紙

距今一百三十有四年一時風誼尤可想慕撫卷太息

書而歸之番陽張氏

跋米友仁帖

米南宫大字雅逸細書結密皆有可法至好爲小篆則有不知而作者元暉雖不逮其父然如王謝家子弟竟自有一種風格也

跋斜川帖

斜川侍坡翁至儋耳父子相對如霜松雪竹堅勁不揺

而作詩結字乃爾潤麗其褦順裏方者乎

跋蘇養直後湖一詩

後湖辭召之語殆與昔人絶交書同意其作為歌詩殆若不以世務嬰懐此豈以潔身為高者士之進退去就亦惟度德比義行吾心之所安臨卭魏某凡五乞祠未獲命方襆被待去會張學古二子世美世南將歸番陽出是二紙慨然興感書而授之

題林叔清古易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知仁隨見小大由識各適所求至近世周程邵張子以後諸儒輩出易道幾無餘藴矣三山林君又為周易古經解依上下部敘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臚分彪析而證以古今善惡是非之事此非積歲累月不能為或曰審爾則易之書四百五十事而已乎曰不然也林君之為是也亦不過約為之説以自識其知仁之見云爾非斷斷然以是為不可易也程正公易傳晚而後出猶以迫於門人再三之請且自謂

僅得七分然則林君尚勉之哉

跋陳尚書宗召均贍宗族眞蹟

范文正公嘗謂其子弟曰吳中宗族固有親疎吾祖先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又曰祖先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何顔以入家廟每味此語使人孝敬忠愛之心油然興不能自已今獲觀内翰尚書陳公此紙于公之子貴誼盖范公之心異世一轍足以厚倫而勵俗不勝

興敬謹書於下方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來者尚勉之哉

跋瓌溪吳先生沆夢記

古者文史星歷卜筮之職領於春官皆以大夫士為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仕者亦皆精爽不貳齊肅中正之民故夢之於祲也豊荒之於雲也軍聲民氣之於風也皆若不相關而古人精體熟察視為至近至切之事周自文武之世距宣王凡三百年甫申之生亦何關乎文武

而記夫子者自天地之神至氣志之神嵩嶽之神文武之德只適作一體士大夫而能識此理然後可與語瓌溪夢記

跋范太史記司馬公布衾銘

范正獻公以書局從温文正於洛凡十有五年於公之起居動息必審視而詳記雖布衾角枕亦以驗公所安於儒生窮達之際殆與孔門弟子書鄉黨同意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今愚於馬范師友亦云

跋鼂侍郎子述所藏徐明叔篆赤壁賦

才知之士滿天下而書學不得其傳許叔重稽諸通人作說文解字猶未能無闕誤李少溫中興篆籀而所刊定尚多臆說信書學之難能也徐鼎臣楚金兄弟最有能稱一時如鄭仲賢郭恕先皆號善書皆自許氏非謂許氏果能盡字書之藴蓋舍是則放而無據耳舊聞徐明叔善篆今觀其遺墨則說文解字之外自爲一家雖其名及字見於印文者亦與篆法不同又有保大騎省

之文保大為南唐年號騎省乃雖點職秩亦所未喻姑識所疑以俟識者

跋陳中舍貴誼所藏杜正獻草書

杜正獻公嘗為詩曰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閒齋習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彫章早已過吹噓公楷書端勁如其人逮暮年始學草書而歐蔡蘇黄皆盛許之豈非大本先立則縱横造次無往不合邪

鶴山集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六十三至六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周元信

鶴山集卷六十三

宋 魏了翁 撰

跋

跋陳正獻公所藏孝廟御書用人論

正獻公以乾道五年秋八月升昭文相其冬對選德殿詔撰用人說今載在集中與所被宸翰文雖異而指則同猗與盛哉君以是戒其臣臣以是復其君開誠布公兼衆盡下孜孜若弗及焉凡以救時幾而殖帝命云耳

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倚其盛哉後五十又八年靖州逐臣魏其獲拜觀于公之子宿追惟一時明良之會不勝感嘆謹拜手稽首書於下方

跋陳忠肅公岳山壽寧觀留題

詩云閣前千尺碧琅玕喬岳蒼松若歲寒此是萬年峯上竹何須更待雪中看

了齋陳公以元豐己未擢進士三名後數年為博士校書郎以鯁直不得久居中徽廟初政召為諫官忤蔡京

譎揚州管庫欽聖持其事改知無為軍明年又自著庭
宰掾攝官瑣闥坐忤曾布出守海陵崇寧元年蔡京相
除名勒停編隷衣州尋移康移郴五年春正月以baseline出
仆碑而京罷相凡黨人皆得歸故令岳山壽寧留題所
謂丙戌四月葢公東歸道所從出也後元豐一百二十
年當慶元乙未臨卭魏某始以進士起家又二十有八
年當寳慶丙戌某得罪南遷四月七日度湘即公留題
之日會壽寧道士唐從善以是日掘地得公石刻介郡

人張南仲杞求一語記歲月嗚呼人嘗涉於憂患則見似而目動聞名而心惕故於公之忠孝大節所願學也若夫出處歲月之適相似則吾甚懼焉

跋楊文公書遺教經

某自結髮遊聖人之門窮益深測益遠今髮星星矣大懼年數之不足其於他道蓋未暇及也今伏觀內翰文公手書遺教經嘆先賢餘力所及猶若此謹拜手書於下方

跋楊文公真蹟

公博極群書自經史百氏以及於倚馬急就之文稗官虞初之説旁行敷落之義靡不該貫今于公之裔孫紹雲見公手抄唐人詩及遺教經益知公所以用力於文者蓋若此嗚呼此公之所以為文與曰不然也同時以文鳴者如王定國丁謂之孫漢公曾正臣梅昌言錢希白諸人非不爭相長雄而天下之士獨宗楊劉至於以文易名則公擅其美文乎文乎其纂組綴緝之云乎正

色直道不苟於合能使人主憚其性氣雖在上前亦曰如此富貴非臣所顧他日昭陵語王文康曰楊某為國竭忠有君子之大節然則是可以為文矣是以謂之文也劉中山與公齊名其出處大致亦近之

跋方宣諭宗卿庭實奏議

國家自熈豐大臣養成禍本崇寧改紘未竟而紹聖以後再踵前誤以濟私欲卒之俗頽世敗潰裂四出而猶謂和親可以暫安辟徙可以亡患至建炎中興亦云極

矣而於是失河南北失京東西維揚而渡江會稽而桴海猶不敢與彼抗其間徒頼宗忠簡李忠定張忠獻諸賢後先維持僅僅自立而權檜再用則挾寇以把君父矣微公與王胡曾李諸賢大聲疾呼以立正論之幟幾無以為國三京淮北之役繕修陵廟還定遺民表善蒐賢招攜振乏之則又不徒以言語立國凡皆正人心植邦本之實政雖不幸而不卒其志然其以疎遠當權燄以孤忠破羣慝則有人所甚難者焉不寧維是蔡氏之盛

附之者立致華顯公莆人也於蔡又夙有連自公舉政和進士正孽京之時也而公之立朝乃在紹興以後然則以其所主以其所不為公之所志所學蓋自其始進而固然矣豈無膏沐誰適為容亦足以發千古之一嘆云

題復州鴻軒

故起居舍人張公文潛以元符二年秋坐元祐黨人謫復州監酒明年春徽宗踐阼起通判黄州以秋至而春

去託諸鴻以名軒軒之壊已久而邦人思之不釋嗚呼其孰爲思之耶廣安楊伯洪恢來攝州事自皮陸諸賢以來頽宫廢址咸爲興復是軒亦居一焉而屬余題榜且識歳月顧臯戻之人何所容喙每愛其集中有坐局沾酒與務中晩作諸詩豈惟素位而行無一毫不自得且方矻矻於所當事者焉詩曰敬天之怒無敢逸豫此未易與俗人言也伯洪以爲如何

跋張魏公帖

公平生凡五謫而居永者三紹興七年自祠官謫永一也二十年自連移永二也二十六年以母還蜀猶不為時論所容自蜀還永三也此帖所謂零陵之行以詞翰及事實攷之蓋七年九月以後也方被讒放逐之餘而感恩思過無纎毫忿懟困躓之意且為從母賻喪誌葬期有以慰其母心昔人謂仁義人其言藹如也非公之謂與後九十二年蜀國同郡人費誼屬魏某識其後於是書於靖州客舍

跋陳忠肅公帖

余早有慕簡之志雖於公無能為役而始初入官亦有適相似者故於公平生言行頗得其詳而公所為易解日録辯及簡牘數十取泰尊堯集家藏千數百言凡皆得其真蹟而藏之是帖蓋晚歲自九江移南康南康移山陽時也宣和三年八月方寇既平蔡氏方以飛語謂公之壻嘗為寇所抄取公竟坐遷陽山君子亨否碩蹇無毫髮加損也祇以成宣靖之亂耳宣和之六年而公

卒又明年而劉誅議卒元祐氣數既盡北寇內侵然則亂匪降自天乎抑人實為之也

跋北山戇議

予自嘉泰三年冬造朝道淮西始識鄧伯允友龍慨然以興復自任明年鄧召還予意開邊之議已決會明年春正月召試玉堂乃極陳權姦猾胥債帥驕卒必取禍辱宜急於內修緩於外攘凡數千言伲胄見之大怒徐柄承望風指擊之伲曰得無成其去就之名乎乃止是

時張伯子徐文子與地官侍郎王公皆先後以不合去大抵皆徐疏也丁侍郎當任亦能以條具異論去極於錢伯同之藹上饒自是莫敢有言者矣錢張徐丁之議則固知之若北山甦議則昉見乎此嗚呼何其直而暢辯而不訐也詩曰匪用為教覆用為虐亦足以發千古之一嘆云

跋司馬子紀先後天諸圖

涑水司馬叔原覃思義理之學自羲文周孔之易河圖

洛書之數隂陽動静之義日月遲速之度以及周程張邵朱張子之書旁觀歷覽為圖為書時賢皆有題識又欲求一言於予予遷謫未返不得與叔原共學始識數者之疑於末且先天圖自魏伯陽參同陳圖南文彖卦數始略見此意至邵堯夫而後大明千數百年間不知此圖安所託而圖南始得此圖亦已奇矣而諸儒無稱焉數往者順謂震離兌乾知來者逆謂巽坎艮坤皆以左旋言之今叔原以為自乾至震自坤至巽此必有所

據朱文公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引邵子說辯析甚精
叔原從之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
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
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故朱
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為可疑耳
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有疑於
此也近世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為圖十
為書朱以列子為證張以邵子為主予嘗以乾鑿度及

張平子傳所載太極五行九宫法考之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靖士蔣得之云當以先天圖為河圖生成數為洛書亦是一説叔原謂日月亦左旋此張説朱意也第日起北陸春西陸夏南陸秋東陸而冬返乎北陸則為右乎左乎謂日速月遲讀書窮理正欲其自得況叔原所引見處一分虧之詩即予少作也吾儕所見本不相遠第以歴家細筭分數言之則月行十三度餘者特約法耳其實則一日至四

二十四至晦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二十至二十二行十三度餘惟自九日至十九僅行十二度餘此猶二至之晷刻最遲不為無理而叔原反疑之獨取望日為證則望日正行遲之日也况本乎陽者常舒遲本乎陰者常急促若日遲而月速大者舒而小者促此亦陰陽自然之分也叔原之圖精且密矣盍更以是審思之日食書甲乙如辛卯日與辰相尅為異尤不經康成雖有是説然春秋壬午日食亦日與辰相尅也而左氏謂

不為災又何邪叔原謂分星起於漢唐謂漢則已後謂唐則滋邈豈以左氏内外傳與周禮為不可信邪是三書亦有可疑而分次之說相傳已久獨星不依方而以受封之日為次此傳注之可疑而未有說以破之耳大抵叔原之說十得六七予方斂衽之不暇尚有未能釋然者姑摘一二以備審訂他時道夔以如叩叔原必有以復於予也紹定四年六月甲子臨卭魏某書

跋彭忠肅公真蹟後

止堂集之成書也公之子鉉既屬叙篇首今又從公之諸孫增蕭仲友應祥獲觀公手蹟二詩大抵與朋友唱酬可以吟詠情性揚搉理道惟貴人生日詩雖予為言蓋人主生日為樂始於唐士大夫生日之盛則始於近世故前輩詩集唯少陵示宗武生日與東坡為同氣之親或知己偶有所賦而他集罕有若用之公卿貴人則無之直自京檜以來此風日甚始則稱功頌德甚至將

以金玉呂磬鳴呼唐太宗之感蓼莪獨何人邪止堂所上張端明詩雖未能免俗然其間如云江湖秋已多宇宙清無邊氣凝萬類貫人亦體其全端明英邁人也止堂不以頌而以規然則非志於古道者其能然乎仲友其寶此庶來者有以觀世變焉

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錄序後

余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聞儲書之盛又恨不能如劉道原所以假館於春明者寶慶初元冬得罪南遷過錫

山訪前廣德使君則書厄於火者纍月矣為之徬徨不忍去因惟國朝以來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孫長孺自唐僖宗為榜書樓二字國朝之藏書者莫先焉三百年間再燬於火江元叔今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為臧僕竊去市人裂之以藉物其入於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廬山劉壯輿南陽井氏皆以藏書名凡未久而失之宋宣獻家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減中祕而元符中蕩為煙

埃兆文元累世所藏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斯理也殆不可曉聖賢不過託之空言以垂世示後所以共天命而植民彞也兼收並蓄博覽精究以淑其身以待後之人此何與於天而厄之爾極也使子孫不能守如江張王李諸家是固可恨若孫宋兆氏則子孫知守之矣而火攻其外剝如尤氏子孫允世厥家滋莫可曉雖然是穮是蓘雖有饑饉亦有豐年吾知有穮蓘耳豐凶非我知也尤氏子孫其尚思

所以勿替先志云

題李肩吾爲許成大書鄉黨內則

吾友李肩吾彊志精識嘗爲字通一編以正法繩俗許成大見而悅之亟從問李肩吾授以鄉黨內則二篇夫內則先王所以降德於民而鄉黨吾聖人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民有是物必有是則顧習其讀而弗之察嗚呼其能朝夕於斯則不惟知言語容貌居處飲食皆立誠定命之要亦以見書名之學偏旁點畫具有顛末

乃知類入德之本而世亦罕能知之也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成大其懋敬之哉寶慶三年三月甲子臨卭魏某書於靖州鶴山書院

題李肩吾所書鄉黨

吾友李肩吾博見彊志書名之學世亦鮮及之渠陽山中為余從子令憲書鄉黨篇余獲與觀焉嗚呼天道至教風雨霜露接人耳目而人由之不知也聖人至德盛儀容貌洋洋乎簡冊而人習焉不察也嗚呼小子憲肩

吾所以遺爾者多矣往敬哉其體習踐修惟無斁

跋鄧氏四世死事

嗚呼自童蔡以及秦韓養癰護疾以底於潰敗者誰與而封疆之吏首當其禍君子小人之幸不幸每每若此

撫鄧氏遺事為之三嘆

跋處士蔣南式家傳

嘉定之季年重珍不以某不肖屬書母夫人顧氏之窀

因得習觀處士言行明年改元某得罪南遷過錫山重

珍又出示家傳斂容伏讀歎味不忘詩曰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然則處士之有子也宜哉

跋顧夫人墓誌後

明年十二月癸卯某過錫山觀典型於堂祚參聞見於國人益信前銘之不誣尚恨筆力淺弱不足以盡發潛懿也

跋家季文守富順日拒吳曦偽檄事

予平生為人記述多矣觀書太史氏閱人益廣始據予

所身歴者言之孽韓柄國逆奚事仇士大夫不曰拒則曰去使誠有之亦為臣之常分況不必皆然方事變之殷雖能言者已鮮及事已變息則敢為者常多此可盡據邪家侯李文富順文檄與趙薛二守報書則信而有證嗚呼是非之心其孰無之而奪於利害以謬迷其所固有甘於禍家凶國而不知顧者多矣此非素講預定安能斷斷若此予嘗為侯記積善堂今江浙閩湘間家有是記大畧謂吾惟循理盡分而為之他人何與焉幾

若為此事發者故又識於此以申侯善善惡惡之初志云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趙丞相子直孫必愿所藏二字下注云檢謂檢其行止束謂束其情性

先生嘗為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惟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然則兹二大字與束其情性之語未必晚年安且成之時也後學魏某謹書

跋樓參政紹熙五年内禪詔草

其未冠時侍長老聽紹熈末年内禪詔書至所謂雖喪紀自行於宫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為之色然以嘆知朝廷有人也後此三十二年乃獲觀藁墨於宣猷樓公之季子又見當時刪易鈎注雖倉卒之頃動中理道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言動幾微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豈一毫人力所能予奪其間乎史官魏某謹書

跋毛氏增韻

三衢毛氏增韻奏御之六十二年其子居正義夫應大司成校正經籍之聘始克鋟梓於胄庠然人情異嚮趍簡厭煩故校其始著尚多刋削世之不過者非特一增韻也

跋耆陽董氏所藏東坡墨蹟

蘇文忠雅耆陶公文其有感於歸去來詞盖元豐五年之夏蔡章被遇而吕正獻不合之時也長公在黄少公在筠此何時也而猶可以仕乎否之訟曰大人否亨其

遯曰包羞然則以亨易羞果孰為得失乎遺墨藏於義夫之族子煟臨卭魏某與之為寮因得寓目因識其後

跋黄太史帖

董季興謫於沙隨程氏多識前言往行余與為寮皆得與聞之獨太史此帖未睹今其子甄自竟陵以石本見寄則時賢題識已悉尚何云姑識歲月紹熙二年七月鶴山魏某

跋張忠獻呂忠穆與李忠肅書

明受之變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援也守將奚爲復辟之後張呂李鄭諸賢以次受上賞盖人臣所當爲人主所當報各適其分焉耳而或者猶不免著書以詆平江之功惟文肅於呂張二公情誼始終無少乍間嗚呼其深明於事君交友之分者乎不寧惟是張忠獻以李忠定殺諫臣攻之至再隆祐汎舟之役公與呂忠穆亦異論迨其閒退之後死喪之際考於是帖則懷人憂世固未嘗有纖介之嫌信乎周比和同之别特毛髮耳而

公私誼利縣隔霄壤嗚呼其嚴乎前史臣魏某謹書

跋趙昌父送劉清之子澄事後

靜春劉公之去衡也章泉趙公亦去之或曰非悻悻與曰禮有之凡食賓君迎賓大門賓入君再拜賓辟君揖入賓從三揖三遜久而後成禮賓出君送之大門則擯者已返告曰賓不顧矣夫始焉迎之拜之揖之而後升其後君送而已不顧非始煩而終簡也然則士大夫進退之節於此亦可槩見云

跋類省試策卷後

予以貧賤未免有科舉之累然亦恥為揣摩剽襲之文始舉於鄉故吏部郎趙公大全取之於類省試吏部與故知邕州李公取之故簽書樞密院宇文公又主之嗚呼乖逢得失其孰為之耶嘉祐間尚西崑體而歐文忠公典舉首取古文紹聖以後尚王氏說而陳忠肅公主别試多取史學主司之不徇時好固難其人而舉人亦有以是應之者然則乖逢得失豈必皆工於舉業者李先

生之子義山以予大慚之文相視因識其末

跋羅文恭公點諫稾

文恭公奏疏旣嘗爲之序引後二年家恩歸自靖道荆州公之子恩出視元稾其間所謂諫者歸過求名人才至身後議論乃公職史之常戢谿大史越足三尺外人才不更事者必不可用此皆千數百年相承而莫知其非者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亦足以悲夫

跋羅文恭公薦士稾

予嘗以呂正獻公掌記司馬文正薦士編陳密學章稾范正獻手記李邦直舉官記及近世虞忠肅公題材館錄輯成一書刻之潼川漕司惟呂文穆公夾袋小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曾宣靖雌黄公議未得全本今幸從文恭公之子愿獲觀薦士稾前輩懷人憂世之規大抵皆如此凡以謹時幾而殖帝命也俗流世監此事久無聞矣三復遺墨為之永嘆

跋羅文恭公後省繳駁稾

祖宗盧已盡下一政令之出自始進擬已有中書三省密院分班同班之別人得以自請自獻不嫌於異同迨其既行則給事中舍人或書或否各行其志不關白長官或諫官有言臺臣不及知臺臣有謂不可諫官或是之蓋臺諫官平居未嘗私相往來也臺諫偶己同是侍從以次至於臣民或特以為不可此事甚衆不暇枚舉自京檜用事惡異喜同士大夫始以是為驚怪乾淳涵育之久積而至於紹熙然後此意僅僅有存今觀文恭

公後省諫稾明逐臣之寃斥臺臣之誣乃其一事也謹書稾末以識世道升降云

跋公安張氏所藏東坡帖

世之知蘇子者必曰言語文章妙天下其不知之則曰譏訕嫚侮不足於誠乃若蘇子始終進德之序人或未盡知也方嘉祐治平閒年盛氣强熈寧以後嬰禍觸患靡所回挠元祐再出益趨平實片言隻詞風動四方迨紹聖後則消釋貫融沈毅誠慤又非中身以前比矣士

不精考而以一事槩一人一言蔽一生者姑以是思之
是數帖即紹聖後事今藏之永平令張仲車篋中紹定
四年春臨邛魏某與寓目焉因識其末

永嘉薛燊祖臨學觀亭記本而書袁和叔之語曰

觀外不如觀内觀民不如自觀以求予一言

薛君引袁潔齋語識諸觀亭記之末觀之義滋有所發
大抵古人觀象觀法觀物觀我無一物而不知察所以
會衆理而致吾知也觀之為卦實明是義今傳注之説

則彖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韻有四聲反切以前安知不皆爲平聲乎於是聞見視聽高深先後遠近上下之等皆有二字且考諸義則二字固可一而參諸易詩以後東漢以前則凡有韻之語亦與孫炎沈約以後必限以四聲拘以音切亦不可同日語併識是於記末以質諸同志者

跋鄭某宣和使金賜私覿茶幣

本朝立國規模好生惡殺故於外國盜賊常有招懷之

意然其間以戰致和者其盟易而久宣靖以來反是往往怨我而誨盜刓民而誤國覽鄧氏遺事爲之慨然

跋蘇文忠屬黃州教授作賀鄧樞密啓

言貴於有物無物非言也後世非放誕相高則虛美相加迨其流弊至爲駢四儷六以相諂瀆則不足以謂之言矧曰文乎哉東坡付他人作賀啓亦初無甚異而𥨸者喋喋不厭何也

題李肩吾爲尹商卿書鄉黨

天之生民有是物必有是則故凡威儀容貌飲食衣服何莫非天則之流行也聖人德盛仁熟從容中道門弟子精體實踐詳說而備書之則所以學聖人也李肩吾為人書鄉黨者數矣得是書者皆使予識其末今商卿又以屬余嗚呼商卿尚敬之哉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夫苟瞬存息養而實有得於斯焉則知古人之所謂學者蓋如此

跋辛簡穆公與秦檜爭和議奏稾

和親之說未有不怠我而長寇者耿秦諸公以來率襲是誤而不為脩攘之慮始於退失終以亂邦予固憤此久矣紹定四年蒙恩西歸舟至夔門會勁寇外侵管棡內潰辛居俱出示先簡穆奏稾因識其後

鶴山集卷六十三

鶴山集卷六十四

宋 魏了翁 撰

跋

跋靜春先生劉子澄帖

靜春先生劉公淳熙五年八月十九日所與張宣公帖也宣公時為祕閣修撰荆湖轉運副使過其弟端明公於宜春劉公之兄靖之字子和卒於贛州教官將葬而屬銘焉劉氏世載令德為國朝文章家逮公尤孜孜以

人才為己任朱文公稱其收恤宗黨接引後來樂人之善矜人之惡蓋得之親見宣公雖不及識公而書問往來聞氣味之同亦爾此可以强致乎是歲石林李公年二十悅齋李公年十有八而靜春以二公屬宣公已曰異日與川中作師表非小補也而數十年後悉如其言人固不易知然而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苟志平氣定不遷於私好惡不奪於小利害往往可以十得八九況禀氣之清明者固亦可以望而知之

某生晚不及與觀一時師友之盛猶幸與輔漢卿趙昌父張元德諸公遊知靜春事為悉因悅齋李公刻此帖見寄附姓名其末嗚呼師友道廢利祿相挻上慢其下訑其上以講學儲才相規益者鮮矣張德衡其寶此帖亦以覘世道之變云

跋牟少真發蒙中庸大學俗解

吾儒之書自諸老先生語錄外未有方言俚字為文者蓋弟子之於師唯恐稍失其指故聰聽之謹書之莫之

敢易也近世乃勦入科舉之文以惑凡近以欺庸有司誘曰姑以紿取利禄耳是固可陋今牟君之為中庸大學發蒙將以信今詒後而為是俚俗之語五方之言語不相通而可强同乎又若謂世人不可與莊語姑俯而就之者然則不淺之待人乎言之不文行而不遠牟君歸為我精思而文言之亦有當商略者茲未暇及也

跋牛寳崋大年記楊少卿事

牛聘君所記辨誣盖寳慶三年趙敏若為鄭損所誣幾

成大獄楊叔正時為軍器監帥蜀人之在朝者白于有位而有不謂然則自為書爭辯盜切前誣卒以盡白嗚呼此豈有為為之哉高閭植槐等事則近乎有為者矣書其末而歸之叔正之子埴其尚勿替先志云

題蘇叔明公誠陶然堂賦後

南麓退翁蘇文公之兄也持正不撓終於利州路提點刑獄子孫多賢且繼踵科級其五葉曰叔平者自號松菊花圃有子曰公誠字叔明以禮自牧為族黨歸重嘗

賦陶然堂以自述非明乎義利之際者不及此余歸自靖叔明訪余山居言論風指斂浮歸實進進未已嗚呼世家搖落不振邦國之恥也叔明尚懋敬之哉玄黙執徐壯月穀旦

跋東坡趙德麟字説真蹟

趙德麟始以僚屬受知於蘇公今蘇集有倡醻字説與秋陽春色二賦世之賢德麟者以此雖然嘉祐元祐之蘇公孰不知趨而和之迨蘇公度嶺諸賢皆坐廢錮德

麟與焉而猶惓惓於片文遺墨之是寶於是有以知德麟之所存者遠矣予歸自蘄所今安德節度趙公之子與洸武叔攜字説真蹟相眎安德以儒科發身器周才裕而局不得施而有子是紹兹其為麟不已多乎嗚呼武叔其尚勉之哉

題孟莘事狀

昔歲銜命拜昭慈於攢宫器皿衾衣獲覩於奩中今觀心畫於孟氏之宗大抵德而度温而恭吾雖不識公進

意其恂恂守正有昭慈之遺風

跋張宣公帖

張子論著惟論語說乃晚歲更定而朱子四書於中庸尤所盡心今師君過所藏宣公筆蹟二者咸在是誠可寶矣當乾道淳熙間朱張呂三子以學問為羣儒倡雖其才分天成功力純至然亦不可謂非師友切磋之益朱子序張子文集以其間有講焉未定之論為恨序呂子讀詩記亦曰其間所謂朱氏者皆某少時講焉而未定

之說以此知先儒進學朝益而暮習月異而歲殊蓋有所謂勉焉維日孳孳斃而後已者彼世之粗涉梗槩而哆焉自足者殆亦不知愧懼耳

又

公以淳熙五年守荆七年二月七日易簀今其十四日書云詰朝陽至蓋六年長至正在月半則此帖距公之亡才八十四日耳其二十日帖云氣體未復不免灼艾想公之疾自此日侵嗚呼所謂任重而道遠於此

亦可畧見拊卷太息書其末以歸諸范文叔甫之壻師氏

跋朱文公帖

右朱文公與月舟范公文叔帖凡五皆寧考初元也是時孽韓枋國黨禍方張此何時也而以予所見於蜀士大夫如劉文節公李艮仲宗丞季章叅政君亮侍郎與今范公之家所藏朱公報帖則一時善類應與固自若也權臣威燄徒能怖赫庸貪而終不能以間人心之同

剥之三曰剥之無咎失上下也復之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夫居羣陰之間而獨能失其同類惟道是從劉茲聲氣之合胡可刼而禦之予雖生晚而身履乎慶元泰禧盛衰之變周旋乎范劉諸李與二熈羣賢之間嗚呼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亦足以悲夫

題蘄州儀曹范墳元帥府牒後

靖康之禍薦紳大夫士未嘗不憤惋於大官貴人無足倚賴而冗曹稗官猶可與有為也趙哲一使臣能以百

騎東勁敵向拱一尉掾能以棓繩扺遊騎傅亮一文學能以義旅造青城陳淬一小校能先諸將以敗敵於南華韓世忠一制將能引部將以郤敵於南京至於據神稷破鶻眼者乃安邑之士人日中碎敵五十壁者乃石濠之小吏首渡河以復新興者乃招撫司之屬將以千八百騎夜刺孛董者乃經略司之都監曰孟迪曰种潛曰張勉曰張漸曰白保曰李進皆翹關超距雷動風從於王庶之檄異時中興諸將繇此其選使當時得將相

大臣有以用之俾各竭所長經營河朔則彼當遠伏涼
澱之北而祖宗境土遄歸職方矣蘄州儀曹范公其一
也予歸自靖道雙流公之孫子郯誦公自蘄趨濟顛末
咸歎世弊俗偷方時晏然位驕祿侈者偃然物上盜弄
人爵蠱壞士氣胚胎禍機一朝潰裂幸而有懷忠藴義
之士起濟濡首之厲然猶扼塞不得亨嗚呼其車既載
乃棄爾輔自古禍亂相尋於無窮者類若此曹器遠辨
紙尾三人乃汪黃耿非宗忠簡此說甚善使忠簡而在

此位也吾所謂某某者必有以用之范公當不至流落秦陜待張忠獻之薦而後受知於思陵也後百餘年臨邛魏某斂衽書於下方

書盧士周挺讀歷代書

古之學者習乎禮樂射御書數內以養德性之知外以固筋骸之束進乎大學則格物致知以往皆為己之事也是皆失其傳惟有挾冊讀書以求之前言往行而讀之者亦罕讀之而有得焉又罕有也周文叔挺乃能取

歷代帝王以來之書窮搜力索廣記詳說嗚呼其用力亦勞矣文叔求予一言方以王事未暇與之詳講也姑識其末以俟他日

題朱文公帖

王氏之盛也江南學者爭稱門生其黜也諱爲蘇氏之學爭尚於元祐而諱稱於紹聖以後又大顯於阜陵之崇之日至程子諸儒亦莫不隨時之抑揚而爲輕重迨近世則朱張子諸儒一話一言散落人間者無一不顯

予之精力弊於題識雖然予甚懼焉李君盍為我語諸同志其相與用力於不睹不聞以庶幾無負於諸老先生之訓

題孫教授誌銘

吾同年友孫次龍之葬張義立誌之劉文節公銘之可以無憾矣然帖所謂歲寒山之兆乃其考君手卜史巫紛言不可於是廟殯垂三十年厥子應龍殭喜克家乃改卜得貟郭田惟允食謁砦以庚之又為豪右所奪刑

獄使者歸其田始克葬卜九月之甲子先事過予言曰
劉銘張誌得之孔鄒而兆𦤺時改乞公一言以識諸碑
陰嗚呼次龍之才之懿之行之脩而止於是而死於是
也人孰無死而殞於奇禍人孰不葬而摇於𦤺論夫世
以作善離殃疑天之夢夢者信乎其陋矣終於不可詰
則曰將在其子孫抑猶未免責償於天道也雖然應龍
尚勉之哉

陳猷春龍出穴圖

天基節前一月獲觀於白鶴山是日郎吏以友人陳和仲塤奏劄録本見寄其間有云陛下居飛龍在天之位而晦之以潛龍勿用之德讀之慨然識其説於此

王制公真翰

按集所載與此小異蓋為江寧守陳和仲作也介甫既為相而卑屋寒疏不改其素所以見信於當時而得以肆行其志也

跋克齋游吏部所書孟子一章

孟子之告宋句踐亦猶游之告尹也是時三遊之風已勝孟子之説殆與貨色之對相似然尹君其知此則知景仁所以敬我者深矣若見同遊之士併出以告之某書於三瀘州宅

跋趙安慶所藏東坡帖

予昔遷靖與廣西爲鄰廣郡牧守多故舊時以方物問予如蘇公遺墨及海魚黎洞沈椰子酒吉貝黎莫之等率中州所罕見黎莫如青綦布暑夕可以覆體雖然飲

食之物則非請比也請之米斗百泉羊豕為斤十減米之二蔬筍又不論也予常閱蘇公帖自謂衣食之奉視蘇子卿啖氊食鼠為大靡麗以予居請言之視文忠公之靡麗又加一等詩曰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吾儕勉諸上親政之歲魏某書於瀘州官舍

跋趙安慶先世詩

舒守趙侯以其先君子所書黔婁詩六十言見寄又自為九十言識其末凡皆表廉訓儉以示子孫是時改元

端平上手書戒貪吏草茅賤臣某布宣德音退而識於百五十言之末嗚呼以義利言則清心約己士之常分也始以利害言則世之黷貨徇利者祇見其害未睹其利公孫瓚以鐵為門鐵非不固也董卓以金為塢金非不多也徒以敗家亡身為他人守耳

書魏少申墓仲碑陰

少仲予所厚也今其没十有七年始克葬先事之月伯衡以一編書視予而言曰昔歲將葬吾父前禮部侍郎

曹公器遠為誌其竁尋以史丞拘忌誌所書歲月丘封與今不合且始卜日於嘉定十七年五月甲子今卜紹定六年十二月乙酉始卜地於盤石縣高榮山震罔與先母裴氏合葬今卜瀘川縣天柴山巽罔以繼母張氏祔夫子為我書之以輔前誌且母裴之卒慶元二年五月庚子母張之卒紹定二年二月乙酉誌亦未之書也為我併識之嗚呼墓之有碑雖漢魏之末造而人子報親之心必誠必信於此亦可槩見乃為勒其語於碑陰

以備來者之參攷云

通典跋

杜氏通典之書包括今昔貫精粗人習焉不察例以類書目之予自成都嘗倣其書為國朝通典因得以熟復終帙令起家守瀘將有刊本而文字漫漶半不可識將盡易之而先是有已經脩者棄之亦可惜乃命工易十之四凡二千葉為文五十七萬有竒端平元年九月甲子臨卭魏某書

鶴山集卷六十四

鶴山集卷六十五

宋 魏了翁 撰

跋

跋丹稜劉氏黨籍

崇寧定元祐爲姦黨第元符上書人爲邪等以附元祐之末且姦邪之名人所甚惡而子孫矜以爲榮作史者又以姦魁邪上爲最榮然則謂隨夷溷謂跖蹻廉千數百年間用事之臣蓋一轍也臨卭魏了翁歸自靖州之

明年書以遺劉東巽識諸炎興詔旨之末

題史繩祖孝經

朱文公嘗著孝經刊誤公之子在嘗舉元藁以遺余余既鋟梓與學士共之史慶長又以告予曰昔者繩祖嘗集先正名賢孝經註解今願得刊誤為之章指余舉以畀之俾得彙次成編則又以黃直卿孝經本旨及其所輯洙泗論孝合為一書嗚呼此民生日用之常后王降德之本而由之不知觀是書者其亦知所發哉

題彭山宋彦祥詩卷

宋彦祥前年過我袖出八詩有擊壤集中氣脉今年又求予友肩吾書之索予題識詩造平澹此豈易得第擺理容有聖門所未道者如點檢精時管甚人與事事安排要佀渠等語更當商略而了翁方治東歸之裝未暇也

題吳武安所得高孝兩朝宸翰

粤自宣靖畀政匪人女真小醜敢抗大邦莫有北向發

一矢者迨富平後我師始與彼角殺金平之後我師始挫其鋒則張忠獻侶之吳武安繼之然後彼知中國有人而不敢肆張韓劉岳接跡於江淮然後中國之勢重而和好之議以定竊觀近日三京喪師悼傾敗之不可作撫卷太息拜手稽首識於下方

題周子靖理齋銘後銘云窮則不循循則不窮

義理之說千百載而一日千百人而一心也今東南之學有建有溫有明各是其說不可以強同是說也了翁

與徵之則以建爲然建盖宗乎濂伊濂伊祖六經者也

端平二年春書於眉山東郊

跋脩全趙公所作蒙箴

吾鄉之俗以親師講學爲業以孝弟忠信爲本不趨時尚不事外飾产生雖後尚及見大父行於經子百氏書皆覆紙細字丹鉛點勘又必師傳友授必心體身踐視今之後生子弟捐金市書不累月可得千百卷聚友聯文不頃刻可成千百言者雖若迂頻不快人意而操心

厚見理實傳家久遺後安流風餘澤至今可識也慮此事久而無傳因楊子有以修全趙公嘗竊見示附志其末

題馮仰之因重論後

晉慈馮起文以其父仰之先生因重論見寄請識其末予少讀易見諸儒重卦之說有四王輔嗣以為伏羲鄭康成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周文孫鄭之義亡據而馬王之說人多是之然予以為唐虞之時固

有卜筮則四營十八變尚矣固不待文王而後重爻也不寧惟是竊意先天一圖自古有之嘗舉似謝起文則曰何傷乎亦各述其所見以待後之學者於是識一時問答為因重論序

跋師厚卿致仕十詩

師厚卿自紹定元年貢於鄉以母疾禱於上下神祇曰萬有一齒一名於進士籍則䘏禄吾母俾壽且寧不願仕也其秋不復試禮部厥三年而後舉進士則毋不及

見矣既唱第廷中謀掛衣冠而奪於親𨳝之異論不遂
初志卒受爵以歸歸而得疾幾殆則憮然嘆曰豈我食
吾言以干天怒乎決意不仕賦十詩見志屬李肩吾書
之予識之予謂之曰子以蒼蒼者為天耶此心之神明
則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則天理之所不可天豈屑屑然
與人商較是非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子也急求
緩棄違心所安是戲豫也語曰吾誰欺欺天乎子謂人
心之外又有所謂天乎厚卿竦然曰我事吾志不他有

悔矣乃識其事於詩末以成厚卿之志

跋御書鶴山書院四大字

臣伏見廬山嵩岳衡麓睢陽各有書院自太平興國訖大中祥符錫之號榮被以詔墨至近世東湖北巖濂谿象山之稱皆嘗有請於朝風聲所形聞者興起臣生於邛之鄗自開禧邉議不合去之古白鶴山之下築室聚友將終身焉兩朝聖明照知臣心訖荷眷憐致位通顯兹又蒙陛下中錫寶翰責燿林廬臣竊惟先朝賜書必

以名須實顧臣熏心悳難舊讀荒蕪無大懼無以稱塞隆指其自今乞身得請將歸老鶴山之麓顧瞻奎文帝臨有赫誓畢餘齒力求初心以無忘君師訓迪之意

跋御書唐人嚴武詩二十八言

臣嘗妄謂易書詩春秋凡仲尼所述不言將蓋出師於郊遂而王朝之公卿董之四代以來未之有改迨二禮三傳後出始有軍將將軍之名於是師久於外往往不從中遣非所以共武服謹師命也臣識闇能薄獨荷陛

下殊典之遇自親大政召冠禁脟會韎鞨披猖受我亂民整居王略肆命臣以宥府視師賜對禁中假權閫外龘瓻金篚幣賞賚優渥既又親御筆札大書唐人嚴武詩二十八言以寵靈之英雲明露膏耀管茅師乘傳觀人百其勇師之坤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此陛下為萬邦計臣獨何人遽當王朝公卿之選赫赫王命以鎮拊其干音扞捍掫側柳反出襄公二十五年註言行夜也下拜登受昌云其疇臣謹以宸翰被諸金石班其事於侯封

用答揚明天子親命翰方之意爲臣工勸

題楊慈湖所書韓貫道墓後

安陽韓[illegible]相從於督府一日以其先人貫道墓銘相示則[illegible]之婦之祖楊敬仲所書也予不及與貫道接而敬仲所稱許若此且跡其所受知者則劉共父韓無咎劉子澄林和叔徐子宜王元石也嗚呼是可以知貫道矣忠獻之後多賢者特以開禧權臣例遭挫偃或曰權臣實非韓氏遺體也

予既書此或曰先賢可字乎曰若用孔門弟子與子思孟子稱仲尼例則字先賢已過矣曰然則可乎曰魏晉以來文書不足證吾以六經二漢為據

跋先表叔留題鍾山西湖二詩後

珠簾白舫亂湖光隔岸龍舟艤夕陽今日懽

遊復明日便將京洛看錢塘

右題臨安西湖

虛名自昔數椽廬流毒於今幾卷書擬代周

顒報山鬼移文逋客請先渠

右題王文公祠臨卭高孝璹公純父開禧

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了翁以嘉泰三年造朝開禧二年補郡去同産兄高稼皆得侍先表叔父大夫公東游聽言觀行朝夕有所省發了翁雖甚愚不肖而不肯曲學阿世以取忤權貴人則大夫教忠之力也大夫游杭之西湖金陵之鍾山皆嘗隨事賦詠定子幸得遺藁二首刻諸樂石了翁謹以

從遊所見書其末亦以見前輩不苟於為文也

跋陳君舉東宮進故事

右漢元帝事實一通故起居郎止齋陳先生傅良為先皇帝嘉邸贊讀時所書也朱字三十有六則寧考即所閱而記之今藏之蔡文懿之季子範簿以了翁在經筵日嘗為主上論元成事發明班史二贊粗有益於謹獨之學因請識其後了翁雖不敢以固陋辭然而改變氣質最忌因循與夫歸其責於傅而實以咎帝此則有益

於人主之講學非宿儒老生不及此敢用拜手書於下方

跋四十年前補試卷

慶元初仰之先生攝令於吾邑蒲江予以舉文受知今四十年過先生之鄉宰木成陰先生之子企文亦須白矣袖出一卷書乃當時縣庠試論猶記是時日試二論此其次也前卷在第三名嗚呼是所謂大慚則大好者與人心之說雖未必皆本指然不為無補於是教企文

故存之

題陳思書苑菁華

古以書為名如周官達書名於四方儀禮百官書於末則今所謂字也是故欲知學者不先識字則無以名百物雖顛張草聖阿買八分猶為不識字也臨安粥書人陳思乃能集漢晉以後論書者為一編曰書苑菁華亦可尚矣雖然是猶後世誇工鬬姸非吾所謂識字者若好學者又於此遡流尋源以及於秦漢而上求古人所

以正名之意則讀書為文也其庶幾乎

題呂城李氏世藏名帖

寶慶元年冬魏其得罪時宰投畀蠻荆道呂城獲觀李唐裔孫祐所寶唐賢遺墨是日劉平國王去非踏雪見訪皆奇遇也惟是虞褚顏宋間乃有李林甫姓名此易繇所謂勿用取女之時重有感慨云

題茅山道士所藏朱晦菴以佛語調楊誠齋周

益公帖

朱子訖為佛氏語以寄周楊二老其戲言以効他人體邪抑逃墨以解學禁之禍邪其以修辭立誠之義於晚生終有未達不可强為之說也

題深衣畫像

言忠信行篤敬言若易聖猶病由六言以自儆行顧言言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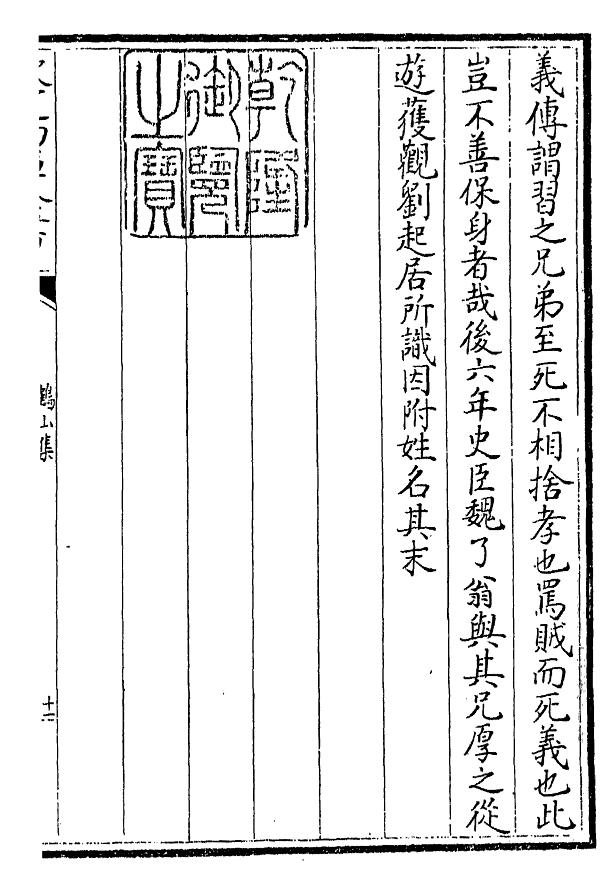
題盧祖邑復别祖塋

予嘗為同年友盧申之序盧氏會拜録今其兄仲山以

其別祖倉監之墓久失而復得復使識其事盧於唐為甲族今六百餘年而子孫之賢者代不乏人況如吾仲山遊學膠庠虀鹽不贍而能為別祖復三百年之墓是滋可尚也

書劉仲坎習之孝義傳後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習之之身首異處不保身乎然則此義不明人於毫髮利害趨之避之惟恐後則世之包羞含垢辱全軀保妻子皆保身也劉起居作孝



義傳謂習之兄弟至死不相捨孝也罵賊而死義也此豈不善保身者哉後六年史臣魏了翁與其兄厚之從遊獲覩劉起居所識因附姓名其末

鶴山集卷六十五